

續

耆

舊

續考舊卷三十五

甬上三遺老之一

林都御史時對字殿墮學者稱為壘菴先生崇禎庚辰進士受業  
倪文正公門既釋褐官行人施忠介公徐忠襄公皆重之常熟  
錢侍郎謙益有盛名招致公、不往于同官最與劉公中藻陸  
公培沈公宸荃相暱或問之曰冷官索寞何以自遣公謝之曰  
苟不愛錢原無熱也已而以奉使乞假居憂陳蒼潔公錢忠介  
公一見亦契之南都召為御史來赴東江盡國名為兵科晉掌  
工科已而以太常寺少卿兼吏科尋晉太常寺食都御史監軍  
西征文晉副都御史前後封事凡數十上如八要六箴強主德  
勤聖學其大綱也請親視師請用宿望大臣請旌死節惟視師  
曾一行之此旌死節則未能盡及也其言江上諸臣宜令力進

兵言諸將擁兵跋扈無人臣礼言戰功踰濫當核言加銜挂印之太驟皆報閔而最得罪于王之仁者在爭東錢湖之不可塞及牙行諸稅最得罪于方國安者在請誅馬阮最得罪于諸中官者在禁奄党之復用于是國安以求林道學糾公遂去國其請急通海師之道及防江上渡口雖下其議而莫之行而東江雲散毫社再墟時公年未滿四十轉徙山海間事定歸家已蕩然矣乃博訪羣海軼事上有巨公元夫下至老兵弱卒沙隨見問而拊衷之斜日荒江以此自消其磊砢已而微車四出公名亦豫其中以病力辭有同年生來訪出處若公荅之曰此事豈容他人決之耶吾志已定為君謀寧有殊同年生愧其言而止未幾咸陽諸老凋落殆盡而公獨年踰大耋幅巾深衣蹢躅行吟無可異語于是悒、弥甚乃令小胥舁籃輿閑行紡菴遇有

歌伶演劇輒駐輿聽之凡公之至五尺童子俱為讓道一日至湖上聖功寺巷中公眼已花不辨場中此演何曲但見有冤疏而前者曰誰也或曰此流賊破京師也公即狂踊自輿撞身而下頭腦俱裂暈絕良久而甦伶人亦共流涕觀者逆竄是日為之罷劇嗣是公不復出掩閨咄而已及卒遺命柳棺布衣不許以狀請志墓之文得年九十六歲此著有蜚菴逸史蜚菴詩史冬集青碎筑集表忠錄蜚菴襍錄晚年合之曰留補堂集

先公遺言吾年十五隨汝祖拜公床下自是常櫛衣請益每問及桑海諸公一事必舉數十種野史或文集以証之其博如此嘗語吾野史之難信者有二彭仲謀流寇志譌錯十五出于傳聞不審是君子之過邠流漪此則有心淆亂黑白是小人之過而綏寇紀畧為流漪所竄改深為可恨一日童丈

曉山以此紀張巡檢傳來公一見流涕曰嗚呼檢討檢及巡  
檢之改而為簡也以避先帝諱也逆臣馮銓降北特疏復改  
簡為檢以示先帝之不旦念也其修怨于故君如此令人思  
食其肉且下亦奈何忘之吾腸斷矣公語未畢曉山與吾俱  
不禁泪潜下先君此語去今百幾二十年因作公傳而并  
及之如見公唏噓涕泗時也

### 問變七哭

甲申仲夏黑雲擁城陰風慘漠明山孤臣林時對泣血鼎  
湖攀龍髯而無路攬涕結響哭非色胥哀仿正則殆不知  
詞之非工云

### 哭國

天狼烽近接皇畿簇、挽搶翳紫微。暈日黑雲驚魁嘯貫虹赤霧

觀灰飛墨翻地軸墮金鎖甌破閼河擁鉞圍回首長安何處是江山杌目泪沾衣

哭廟

風雨淒其寒食天蘭湯何日浴曾玄烟銷函棟飄駕瓦篆冷金猊泣象筵離黍漸隨灵宸茂櫻桃未荐宸園鮮心傷撫是趨踰地簌簌離、憶奉牲

哭先皇

一夜漁陽羯鼓殷翠華絕幸斷香芸攀弓敢英龍驤家卿士誰封燕子墳馬血濺衣露屐輟劍光裂電哭蒼雲鼎湖蒲葦無消息  
阜千年不忍聞

哭先后

矢入彤庭金紀哀顰鵲秋一時災燕却石字沉青海玉覆宵衣

委綠苔爲鏡已分銷黛澤龍輻欲引濕高樓瑤階暮雨深宮冷細  
草新蒲泣馬嵬

哭青宮

瑤山慘霧暗虹橋嘆息西池戰氣驕縱有霞刀能並戰忍有金珰  
逐鳴鑣龍樓急召馳難赴鳳閣牽裾事轉遙哭到覆巢無剩卵一  
成何日剪鵲鴉

哭典章

累朝西省沒秦烟玉櫃金玉不復傳天祿薶銷誰照夜河東篋喪  
孰窺金紛、蛩觸三朝典燁、仙倫二祖宣誰謂年來逢百六壁  
藏無路共罹愆

哭法物

玉斗于今悔莫收紫籤未終倩誰留扛東石鼓差生棘湧出銅人

泣斷鈎鼎遘黃龍，鯨角海搏論白馬。  
向清流椒庭不鎖，藏薏鑪丙夜珊、丹衣愁。

漆室吟

双袖潜、淚未乾。風霾極目倍增嘆，愧我偃床誰扛鼎。  
嗟伊築室浪登坛，明光殿裡離秦鮮。蓋溝橋畔衰柳妍，  
龍悅帝子拋朱襦。椒戶胡兒拾翠鈿，一盃飯悲遺老。  
百年華表黃山道，弓隨驪麓泣春鵲。馬向茂陵埋秋草，  
可怜江左風流地。可惜金陵鍾王氣，衣冠六代小鬚眉。  
龍蟠虎踞徒稱異，問說從來戰勝場。上游要害鞏荆襄，  
關中既窳無双險。江上疇撐半壁疆，天子臨軒遣使臣。  
丹書金幣顧和親，子卿噙雪詎降虜。景略談天已事秦，  
教猱、已攫驅狐、欲奔瀕死遺黎懷。漢德扶傷雁戶泣，  
周恩臥薪伯略會稽遙剪茨。淳風頌聖堯不信東來巢，  
幕燕營家犹避霍嫖姚。我、紅粉出高

樓翠翹金鳳玉搔頭長干渡口歌思媚明聖湖邊咏好逑好逑思  
媚儘從容粉飾宸猷正肅雍猷猷累朝追讓帝大行五夜泣思宗  
細柳營中誇買兔麒麟閣上画從龍從龍已自開朱邸買兔新傳  
錫茅貳駟問太傳出東山臥龍雖鳳聯翩起祖分南北定于今歡  
交將相從此始着鞭應讓祖生先彈冠會有貢子喜黃金為屋玉  
為堂墨敕斜封出建章平津曳裾能排闥狗監無媒孰荐揚靈、  
若、青雲客紫綬朱纓并赤烏步兵草成勅進文若水獻下平南  
策逆臣貢諛托美新狐史從寬安反側模糊六等愜鼯鼯烈士填  
膺起義兵操椎誓洩留侯憤擊笏忍忘秀實貞駢、四牡皇華路  
駟去駟來無朝暮聖主施恩蠲夙逋司農羽檄嚴新貶負瓦輪官  
那足怜鬻產賠粮何須數織女鞠、慨服箱憚人契、哀新穫軍  
興旁午轉輸窮民力如快駟有餘粟屯瑤島圉生聚堡壯金城布

陸種殷交斥鹵盡桑田願披草萊啟山川賈攢鉏荷省短後只今  
麥浪欲翻天江頭野老吞酸嘆息金甌逢百六踐土含齒念皇恩  
四郊多壘臣者戮況復神京已陸沉那堪中原爭逐鹿好將熱血  
洒鐘簴返正乘輿介景福已焉哉鞠山閭方蹶徙薪懷曲突綢繆  
尚曉音蹉跎來白髮周政闕兮娶婦愁天將墜兮杞人憂元老于  
今克壯猷

蠡城偶述

王厯原無急珪分幸有傳從今書甲子莫錯義熙年再造高光業  
全資賈鄧賢中興諸將士盡瘁答皇天

蕭齋自說次汪子無波魚、艸韻

岑寂園林志風搖竹影疎好懷三尺劍莫上萬言書採薇教彌壯  
吞虀腹任虛君看古義士豈獨金生魚

山居放吟

茅屋亂峯西新篁帶粉題烟斜歸別浦月直至前巖有客悲歌鳳  
何人蹴听雞搃非吾志志腸斷夜猿啼

不覺到溪濱蘭纈誰作組占君無俗韻先我作出人山瘦詩添骨  
藤香選釣緒由來臨海志死不帝西秦

盛頰每相向何心復送春青灯吹雨乱白髮夾愁新惡木除宜早  
良材濯欲頻始知理天下原是束薪人

杜宇孤臣淚清猿故老心萬方疲戰伐孤杖怯登臨月到荒村小  
雲垂破屋陰雖分黃綺席犹欠十分深

和周栢烟遺詩韻即以當挽

萬事空花雪點盡何妨人葬我還桂只怜鬱、春蠶死不得功成  
釣五湖

飄然撇却此瓢蓋懸劍空壠  
宿艸枯好向君門籲積痕重  
開龍目  
照南湖

續耆舊卷三十六

甬上三遺老之二

潘國博訪岳字師汝少補郡庠生風流俊逸工書法精繪畵詩文  
尤秀雅乙酉以荐授國子監學錄丙戌後放浪山水間賣畵傭  
書自給雅好手談終日以坐隱年八十餘兩目尚炯、精小楷  
典二三耆老飲酒賦詩嘯吟不輟其逸民高士也

林御史必達字非聞一字不若崇禎癸未進士官行人南都有貴  
州主試之命以馬阮用事辭不赴乙酉越中進御史同陳諫死  
閔諫死思文并以公下獄既而釋之仍授行人分較試事尋還  
其御史提督福京學政丙戌閩潰親王以便宜令公仍舊任公  
微服遁歸乙巳浙督趙公廷臣荐之復膺召命固辭不出時角  
上遺老以林都御史蚩菴葛祭酒確菴與公並稱三逸蚩菴年  
九十一而卒公年九十三而卒至是故國之遺老盡矣公有子  
及孫皆為諸生並先公逝晚年困悴日甚而不少屈其志日手  
一編此居不蔽風雨處之怡然臨終賦絕命詞六首公之詩文  
極多顧以無後散失予續搜甬上者舊詩無從撫拾問之先生  
外孫謝氏求得其廢稿百餘紙叢殘滌筆多出率筆就中得其  
工者凡若干首略足以見其面目焉

次戴希韻

常耽宴起日三竿，刺啄稀睡夢安耐得苦過宵。亦樂譬如死去  
活無難，因經梵舍登鈴塔，偶訪情人到社壇。我法用吾聊自適，怕  
人還說舊時官。

老至追維少小遊，每逢佳節處即淹留。帝都久已淪桑海，湖曲依然  
有酒樓。數盞綠燈沉日月，一双碧眼睨公侯。閑來閑往無拘束，剩  
有閑情伴白鷗。

微軀只可比孤鴻，嘹唳哀吟蘆荻中。栖息祇堪依淺水，搏扶那得  
上培風。高飛避弋怜儀羽，不寢雞更驗滴銅。祇為蕨薇猶有戀，海  
邊沙際逐鷺蓬。

立秋東顧

前宵白雨昨清風，燥石炎威轉眼空。萬竅商聲先蟋蟀，一年落葉

又梧桐花開涼夜香偏久吟入秋來白易之為報湖頭二三子好  
修游履理詩筒

獨步淨業湖

風吹堤柳絲斜淨業湖波亂如麻京國清明初斷雪故園二月  
已飛花青帘易買三升酒白乳空思七椀茶日暮一行飛雁落知  
渠曾否過吾家

病中雜咏

偶看瑤曆歲華新腸斷今年甲在申龍去橋山千載恨蜩度箕口  
百年身當時泣血無同輩此日含冤有小臣一病支離無異道祝  
宗祈死不嫌貧

拋却時衣度却冠北窗高臥且盤桓世情本是秋雲薄士行要如  
大雪寒不受胡奴分國粟肯貪仲叔有猪肝今宵不寐聽蓮漏欄

外霜風浙、殘

國金卷十六

五

楊清草堂

續耆舊卷三十七

鵠林唱和八子之一

沈公子士穎字詰先一字心石知荊門州延祉子也諸生丙戌後棄之時年二十有四先生負揆天之才遭逢陽九故國故君之念不能自遣放浪詩酒燕人梁職方公狄來鄞唱和八子先生其最少也抗之遺老如汪魏美徐蘭生皆極重之尋以表問故王起居為人此首下獄高辰四兄弟救之得出已而累遭危禍先生雖忼慨不撓而淹罹挫折菁華稍索壬辰病卒時年三十論者有蘭摧玉折之歎其此著慨鬻集林評事荔堂為之序其詞曰林子束髮搦觚里中壇幟此集未有不豫友生之徒屈指幾五六百人其稱大老先生甲乙科舉諸公後先相望時詰先英妙之年歸交最晚數年以來驟以淪胥頭顱更換頓分軫域

雖以門牆之內竟判人禽抑掄之鬼日數、至林子高搭架柱硬撐脊肩而嚶聲絕響痛哭憤懣末之如何鵬山書院舊友僅一霜臬而詰先獨時、過我刺、終日敦林子以道誼昂以名節慰勉以蕭寥沈鬱之況則此謂得力于友生者猶有一人猶庶乎不為不幸矣詰先之詩茫、于河山之恨皇、于侘傺之吟令人頓足撫膺不堪多讀若人是也林子此當生病老死而伏之必不至土視我者也先生忠孝之略見于此序中及卒蒞堂哭曰吾誰伏矣先生以好義破其家又遭大火遺集不存予苦求之僅得其殘稿一卷于家又得其吟社詩稿一卷合選得百餘首初先生堂見城北葉謙之詩重其志節引而進之諸宿老之間其年亦與先生相雁行而謙亦不永其年而死而其此謂城北破廬集者亦不傳嗚呼有明三百年養士之報不盡得

之于進賢冠之徒而得之于布衣年少彼布衣年少者志在許國而力不能存其身後之文可為慟哭若先生者尚得有未盡之燼出于人間其幸矣

梁氏鶴林之集首萬履安次林荔堂次徐霜皋次高辰四次李鄴嗣次高旦中次即心石履安嘗手書唱和詩一卷今不可得

擬蘇武答李陵

河漢清且淺三星照我帷征夫嚴夙駕念我平生知起聽邊馬鳴蕭蕭、傷別離與子祇一身異域常依、夙昔同飢渴今當死生乖仰看鴻雁翔道路阻且岐飛鳥悲故巢遊子無時歸擊鼓動征轅懷子百戰時沙嘆萬古名身死當告誰生離盡今日萬里從此辭寫廬各悲風塞草黃以哀請為知音歌涕淚縱橫垂搗手各長嘆

浮雲為我悲

落花

半畝度園盡落蕪  
昭陽猶有怯羅襦  
新恩未買千金賦  
故寵空頒一斛珠  
却出東牆鶯自侶  
移來西苑燕將雛  
花闌已下誰司鑰  
譜入丹青作函圖

春來無幾踏香街  
却被風姨仔細排  
好白樓臺唾珠玉  
無端風雨葬金釵  
遺芳夢室題猶在  
送遠歸事風未諧  
一葉已隨湖水去  
吳宮千古尚稱娃

擬將羅袖揖芳魂  
自有精神笑倚門  
何幸却飄芳草地  
無緣誤落牧兒村  
吾家嬌我原無意  
此處留人且莫論  
懊恨當年頭未白  
琴心相許失宵奔

搖落東風漫自嗟  
長途飄泊仗誰遮  
南中楊柳依闌折  
馬上琵琶

咽塞笳去國何心  
猶擇地思鄉歸去已無家  
回頭尚憶當年事  
錯把宮衣繡落花

江干

大江流不盡  
故老哭殘骸  
骨冷新亡卒  
功虛舊築壇  
荒城秋角暮  
古戍野花寒  
渡落行人恨  
隨何處彈  
錢塘流日夜  
西去又嚴陵  
舊日歌聲碎  
頻年石骨憎  
西臺荒欲廢  
知己夢無憑  
古渡留寒食  
山花暗鬼灯

再咏落花

一自飄殘花信風  
胭脂為砌玉為梳  
多因夜雨啼妝破  
不數春鵲  
滴淚紅有恨  
安排吳苑內  
無言零落宋家東  
樂遊原上催寒食  
細剪東皇似轉蓬

宜春偏似惜春殘  
法舞臨風底事難  
詩恨無腰堪閑沈  
使君有髮

也愁潘不因和酒成話詩何處裁衣合客懽我亦頻年收拾取芳  
英聊豆腐儒餐

蝶粉蜂黃退漸稀好將春事問羅幃歎懷尚是前春意欲別猶牽  
初嫁衣數點曾留辭筆淚一枝不向故園飛多緣妾貌非郎貌思  
使花朝獨自歸

勝得新花亦助嬌何期落地轉飄飄凝歌會有迴風曲學舞曾無  
貼地腰翠影迎芳春雨重羅衫和淚粉痕消池臺一榻與哀地轉  
眠花朝自客朝

紅芳無力綠相侵忽報摧殘出故林不是多情貪結子驟然相別  
未知心低徊顧影羞臨鏡輾轉辭家愧抱衾舊約重申三百日再  
來何處上瑤琴

非是風光不暫停自傷薄命合飄零僕身不比秋前月君寵猶怜

雨後鈴抱恨徒聞子夜曲傷心愁遇夕陽亭陌頭來往年、路歷  
亂殷紅似雨星

悲遇

喪亂以來孑然絕俗已八年矣辛卯遂為長往計回憶我  
生之初豈期一旦及此天乎人乎俱不可問聊賦十詩以  
當一慟

一素新創學放畊羞從斯世問逃名衰殘有日盲馮信婚嫁年何  
恨向平生月偶逢南斗宿移文莫向北山評双梧搖落相看老暮  
雨秋風夜、幾

短布袍寒夢飯飢空園禽鳥笑人痴世途拙為詩書誤家祭無慚  
祖父知誰隱不資新斂月山靈欲認舊須眉淒涼海氣孤長夜鍾  
鼓樓邊漏正遲

春鏤我身磨一邱斯人到處即深秋行將去魯聞歌鳳生不逢堯  
學飯牛中野班荆思向楚西山覆粟恥言周荒天地相終古餘  
泪無散入暮流

坐老年光入髻殘空傳三十槐塲國事無地容奔南草澤何人  
解報韓彭舊不收新曆日夢回及見古衣冠百年養士遺今日盡  
作書生枕上寒

短髮風飄影半頑身輕始覺夢魂閒還持古道維今日自許遺名  
重此山一曲筇屨全醉聽十年醺醺已凋顏從來蹈海樵巢子幾  
向孤雲再放還

續耆舊卷三十八

澄人書院三黃之一

雙瀑院長黃宗義字太冲學者稱為梨洲先生餘姚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在殘明累官至左副都御史以己丑從翁州歸又四十六年而卒門人私謚曰文孝其起兵乞師從亡諸大事別見余此作神道碑銘而茲集以寓公故不盡述先生少從忠端公學于甬上其時忠端授徒董氏即天鑑先生家已而慈水二馮合浙江才彥興復社應二馮之子第希皇道濟玄著次牧跡仲刘瑞當姜岳愚鄞則董次公陸文虎萬履安天鑑兄弟三人姚江則先生兄弟也先生與文虎履安尤相善共豫戴山證人之席丙戌而後先生兄弟流離患難寔賴吾甬上諸公之力以免其繼陸萬諸公稱死友者為高鼓峯隱學李杲堂故先生自言

平生師友皆在甬上及風波稍息重舉證人之席雖云一集于會稽再集于海昌三集于石門而摭不甚當先生之意嘗曰甬上多才皆光明俊偉之士足為薪火之寄而吾甬上當是時經史之學蔚起而聚筌宵續燈一振前輩之墜緒者亦以先生左提右挈之功為大予采詩之後頗及寓公念先生兄弟于吾鄉避地最久且交情尤篤而三黃詩惟先生集尚流傳若晦木澤望則姚人亦不能盡見其集故備列之先生之詩不為庸耳俗目此喜即如閻伯詩且謂先生不在詩人之列近日折楊皇華之徒尤妄生訾叟此皆不足與辨先生嘗曰今浙西之詩吾看他好處不出恐不待五百年隨野狐身者即若輩也惟是先生之集本出晚年手定乃自庚申而後有以門弟子之作竊為先生代構投贈應酬之筆以塞時人之請而遂冒列集中者是則

不可不審予故于其詩古文詞皆重為別白之別定一集而詩則僅存二百六十餘首此真先生之詩也

三月十九日聞杜鵑

江村漢、竹枝雨杜鵑上下聲音苦此鳥年、白寒食何獨今聞  
摧肺腑昔人云是古帝魂再拜不敢忘舊主前年三月十九日山  
岳崩顏衰下土雜花生樹鶯又死逆首猶然通膏斧燕山糝糊吹  
蒿薙江表熙怡臥鐘鼓太王蓄意成昌聖奧突通誠名追數金馬  
封事石渠書怨毒依然門戶靜聽鳴咽若有謂懦夫亦難安寘敢  
何不疾呼自廟堂徒令涕泣沾州莽

乱礁津

乱礁浮海國千年兩度臻太空留寒翠世外發奇文州木柔弱姿  
不得麗雲根中原佳麗地墮為耳目塵上帝命巫咸設此招沉魂

蕉報寄古哭古哭尚殷、誰謂孤蓬間新恨尚氤氳

臥病旬日未已閒書此懷

此地那堪再度年此身慚愧在灯前夢中失哭兒呼我天末招魂  
鳥降筵好友多從忠節傳人情不盡絕交篇于今屈指殘回死未  
死猶然被病眠

劫火燒餘此病身更無思慮染秋塵打鐘掃地今行者既哭穠狂  
僕恨人風浪滿庭閒暮日鶯花甚日坐芳辰靜日探得真消息只  
覺于今物萬親

從洋溪暮烟

薔薇籬落香千屋粉黛舟航絕一蓬村社春深隨杜宇人情亂後  
仗神宮接肩我伴兒童去一笑人歸明月中不是老來疎檢束憂  
多藥石總無功

十月雪中觀牡丹

錢塘江浪高十尺錢塘衙衙雪堆積豈知萬戶深屋低牡丹一朶  
照几席丁未曳杖我渡江旅食無火鼓頑石有言十月開牡丹我  
時聞之便旌觀晦木旦中萬興國一人尊者黃孟淵小巷余氏白  
板扉紙旂標識九盆端主人向客誇勝事放目來十日今亦殘我  
向花前細揣摩艷情終少慘色多佳人絕世為獨立風發雪虐其  
奈何君不見西狩獲麟非時出孔子亦為之反袂而滂沱

寓吳山

昔年曾向此山居盛世繁華一夢餘簫鼓聲中明月落湖山勝處  
美人居朝廷議論歸名士前輩風流在讀書今日風先渾不改却  
歸感慨自消除

不寐

年少雞鳴方就枕老人枕上待雞鳴轉頭三十餘年事不消銷磨  
只數數

老母八旬謝祝壽諸君子

前朝忠節數南雷潮打柴門日兩迴五十多年人物表登堂試看  
幾人來

漠漠風塵遍九垓卅堂依舊壽筵開書生不識從前事冷落當年

十四夜

十四夜周仲取此作黃石齋和文中有壽太夫人詩

八十年經幾劫灰春風不復到枯荻稚臺向王家盡留取青銅自

獄來

先生殉節時留一古鏡

盲風惡浪近扶桑故國飄零只數航唯有東林老寡婦手栽紅絹

寄娥皇

送萬季埜貞一北上

史局新開上苑中一時名士走空同是非難下神宗後底本誰搜

烈廟終此世文章推婺女

明初修元史以宋王為終原我皆金華人今以徐立齋為終為我皆越山人

此以為七定知忠義及韓通憑君寄語書成日糾謬須防在下風

管村彩筆挂晴霓季林觀書決海隄廿載經床穿皂帽一蓬長水

泊藍溪

余涉居地

猗蘭幽谷真難閑人物京師誰異齊不放河汾數價

倒太平有策莫輕題

堂、載筆盡能人物色何緣到負薪且莫一詩比老婦

楊缺崖有老婦行上

太應怜九秩有堂親重陽君渡盧溝水双瀑吾披折角巾莫道等

閒今夜月他年共憶此良辰

尋張司馬墓

艸荒樹密路三义下馬來尋日色斜頑石嗚呼都作字冬青憔悴  
未開花夜臺不敢留真姓萍梗還來酌晚鵝壯礪灘頭當日客茫

然隔世數年華

苦雨

八十投閒亦已遲豈堪世法尚支離  
著膽虎尾常逢壁今聖竭宮累受飢  
從此抱兒真不哭便來唾面不生疑  
華山老叟還多事猶有騎驢笑墮時

除夕

病骨支牀耐五更春來山鳥冷同殺  
無端世俗浮名重可驗衰年道力輕  
五岳平生虛夢想六經註脚未分明  
朝九十方開秩老眼還思旁短檠

元旦洗頭

且將故事盡消停老懶何能傍世情  
一事旁人猶笑我鑿開冰雪洗寒星

得吳公及書

公名喬之霞  
州先生之子

荒村接得紙零星四十三年夢又呈戰鼓夫人充健卒朝儀宗伯  
領諸生寒琴墮水散猶在其地為宋高宗墮琴處漁人得之以獻  
高宗流涕久之是時諸公共賦此題  
孤堞經圍血尚頰三版洋中三十里至今耿、此時情余行時先  
生乘三板  
船未別

十里洋船上下潮一盃相對話漂搖馬蘭萬樹遮荒島飢鷄千羣  
泊乱礁文文山  
有詩公已千秋傳信史我聞九袞冷詩瓢宮人何事談  
天寶清泪能無濕絳綃

示兒百家

築墓經今已八年夢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輸與烏鳶笑一把枯骸  
不自專

續耆舊卷三十九

澄人講社三黃之一

姚江黃忠端公有子五其受業戴山劉忠正之門者三伯子即梨洲先生其仲則此謂鷓鴣先生者也叔子曰石田先生梨洲學最巨先生稍好奇而石田尤狷天下以三黃稱之予嘗為先生作神道表今即錄之

鷓鴣先生黃宗炎字晦木一字立溪崇禎中以明經貢太學其學術大畧與伯子等而畧所幾有過之己卯秋試不售與叔子約以開門盡讀天下之書而後出而問世畫江之役先生兄弟盡帥家丁荷戈前驅婦女執爨以餉之步迎監國子蒿壩伯子西下海昌先生留臨山以治輜重此謂世忠營者也事敗先生狂走尋入四明山之道岩叅馮侍郎京第軍事奔走諸寨間庚寅

侍郎軍職先生亦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母也匿之其家又  
跡得之待死牢戶中伯子東至鄞謀以計居之故入馮尚書  
道濟鄞仙子也慨然獨任其責高旦中等為畫策而方僧本  
欲挺身為請之幕此道濟曰姑徐之是無死法及行刑之日  
旁晚始出潛載死囚隨之既至法場忽滅火暗中有哭出負  
而先生去者不知何許人也及火至以囚代之冥行十里姑  
息肩忽入一室則萬戶卻復安白雲莊負公者即戶卻子斯  
年也鄞之諸遺民畢至為先生解縛置酒慰驚魂先生陶然  
而醉隔岸聞管絃聲掉小舟往聽之尋自取而調之曰廣陵  
散幸無恙我未幾侍郎故步復合先生復與共事慈湖寨王  
沈尔、緒又寄孥焉伯叔二子文阻之不得丙申再遭名捕  
伯子嘆曰死矣故人朱謚侯諸雅大救之而免于盡喪其

贊提藥籠遊于海昌石門之間以自足不足則以古篆為人  
鵝花乳印石又不足則以李思訓趙伯駒二家画法為人作  
画又不足則為人製硯其價值皆有定世以傳賣藝文者也  
其詞多玩世然壬寅高元發之難浙東震動先生以此以管護  
之者不遺餘力不以前事怵蓋其好事如此先生兄弟于象  
緯律呂軌策行遯之學皆有秘密授既自教乃著憂患學易  
以存遺經著大學會通以正小學雅不喜先天太極及橫圖  
員圖方皇極經世等說竭力排之世雖未能深信而亦莫能  
奪也先生酷嗜古玩癸未游于金陵一日買漢唐銅印數百  
市肆為之一空亂後散失殆盡猶餘端石紅雲研一宣銅乳  
爐一其後又得黃玉笛一然終以貧不守嘆曰奪我希世珍  
天真抗我然入其室陶罇瓦缶皆有古色已而窮益甚守之

益堅堂繡淡歸編行堂集笑曰甚矣此老之髭也不為雪卷之徒而甘自墮落于沿門托鉢之堂頭又盡書之于集以當供狀以貽不朽之辱門人有問學者曰諸君但收拾聰明歸之有用一路足矣堂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達之士托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憂生嗟老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此賢也生平作詩幾萬首沉寃淒結令人不能終卷晚更類唐大似誠齋性極癖雖伯子時有不滿其意者嘗曰束髮交賢豪長者不為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瀝心血相示雖然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為知我耳先生雖好奇乎然其論字學謂楊雄但知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此自出三致意于六書會通乃嘆其奇而不偽于法也先生憂患學易一書其目

曰周易象辭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因學辨惑一卷自故書被  
火不存并六書會通及二晦山棲諸集俱亡或曰先生晚年嘗  
作一石函錮其此著述于中懸之梁上謂其子曰有急則埋之  
化安山丙舍後舍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而今吳子亦卒莫知  
此在非火也嗚呼先生奇甚獨不能使遺書復出以慰予也耶  
吳友山講六書彼有執贄受業之語因作八十韻示之

六書右小學諸韻其一古文改篆籀大概尚茂密每于事形借  
反嫌太簡率乃從聲音注駢贅重疊出咄哉斯高敬師心非纂述  
西秦俗習專同文義盡黜獨使小篆行倉史散廢審徵調濫往還  
獄訟犯法律吏苦點畫拘創隸省刀筆將此文學原謫然不可詰  
漢祖昧考文蕭相俗吏疎疎僅尔循名位古道未遑悉摠括歷代遺  
因革貴專壹楊雄識奇字立論已失實書契貴日用惟常相視匿

奇者一縮三常者十踰七此識亦幾何望、成茶桎未大集諸儒  
辨難參得失獨留許叔仲巍然相映、說文解字中雅俗半相匹  
此收不盈萬尚寬多喧唧特以有師承訓詁實萬鎰難滋味雋永  
深奧體朴質南唐產二徐變許穀率破碎七裏錦文木施箱漆遺  
書千年後遭茲豎儒叱野王作玉篇自謂收羅畢增許三十倍爛  
漫無統帥愈覺挂漏多鈎吻雜崖蜜不思簡御衆徒誇窮蟻蝨夾  
際列大端構厦甫礎礪永嘉氣怒歸求故每侵軼楊氏博不精采  
搜頗洋溢伯奇尋徑竇彼猶艸初茁說理遺名物莊渠趨安佚邯  
鄲步宗儒止可云清濁明齊廣師門頗採截穎銓每喜事改竄反  
古成銅鉄吾觀趙古則絕世登峰屹殷音文字通神駿回超越考  
證千卷富濟民類種秣惜乎甫脫稿竟使輟宣室鄉人生也晚莫  
能窺甲乙小學荒不講汲古乏緼緇六書別不詳窮經殊足咤吾

當學易時奇耦叩凶吉得遇文字祖子母解礙室苗裔大小篆講  
求會通術古則嗣辦香廬非遇淮瀆飢寒不纏綿憂患復倉卒餬  
口走四方焉能控管日預避防古人同殺叶琴瑟栖遲古剎下晨  
霜瞻鵲鳩友公飄然來放屐咸靜謐負連雞紕紙寒芒光凜冽探  
手得詩篇咀嚼領芳苾若昭逢涼飈如虺得復朮不啗色相偏樂  
興翰墨厄鍾真俗媚旭素樹棘蔕追玩契鼎銘烏覈窺罇粟獨體  
生合齡繼橫陳舞佾聽我矢口談我亦忘沐櫛公嘆絕學存不繼  
寧弗恤抱茅具區濱由來非達盛先生却屠沽伊蒲聊取必起草  
絕洗覘去來三鴻臚書生國百年千冠蓋願秋、未見好事者援  
手施匡弼翻從云世人靈量奏蟋蟀吾聞西方教教音破塵湯文  
字帶孤象障蔽增意必友公乃受此氣求乎環蛙重來閱藏地胡  
床臨當漆萬物互短長難可齊斧鑊知雨慚螻蚓知天愧鵲鷦

欲知力兼齒角堪堪嫉向苦老網害獨處惟震慄獻公以爵飯送  
夜別燭燮完我百年願差勝守圭華証盟指誰氏仲冬歲壬戌  
十二友詩

執友

六十杖于鄉礼也蒲柳早衰甫踰五十欲杖而行杖不吾  
嫌有先施之義焉呼之為執友贈以詩

華頃茶條瘦且輕狂僧僭竊丈人名縱橫已作鞭椎用呵殿長為  
魯薄行賴尔迷途解相替令予險道可情忘扶持絕勝乘輿客石  
畔溪流尚未驚

老友

兒時即拜唯大人君子之側眉朱覆目酒掃有道門庭漸  
接文人賢士亦有願下交者今也每髮星然求可以托性

命者止族第道尔道傳稱孝稱友市并販夫得其一言信  
如撻秦我之以不能也今老而悔過每以為龜鑑呼之為  
老友贈以詩

厯盡崎嶇始息游應知老驥亦四頭出羣始擬哀宗室獨能將全  
舉世羞短髮星君已倦窮途處我難投何時錢結双筇畔閒  
坐池塘話舊愁

信友

憶崇禎癸未共澤望同游金陵戲購漢唐銅叩共得十百  
鈕市肆為之一空予以蓄火于兵澤望以蓄災于火予窮  
老無問答往來收藏家更無求是物者何周一字之記名  
為也止一寬甸石印質甚粗頑勒予舊字刻畫略有古色  
歸然獨存予手製弄物為此最久古人刻鐫多有印信二

字聯書者四十餘年相朝夕魏其侯之客盡散偏忘、不  
舍此吾故物中之灌夫矣呼之為信友贈以詩

石印臨摹最易工青田不數王玲瓏主人向乏摩挲愛盜賊恆看  
瓦礫同故匣封泥忘曰紫毫箋小篆試新紅始終一往真堪賞何  
必魚螭漢魏同

石友

幼其文虎履安全患硯癖謂士君子一生親傳憂喜相共  
者無如硯搜羅奇英青灯風雨磨礪以為學喪亂來散既  
盡矣乙巳思述六書會通其折瓦碎甕校勘神氣為之不  
揚其良忽得二端希世之珍也明年丙午以之起草憂患  
學易助我實厚感此二端者當故物紛、割席之後反與  
予傾蓋定交成就艱苦憂深之事其不以世之榮辱者乎

呼之為石友贈以詩

垂老文章蠟味嘗多君視若笑相忘奴主鎮席公侯貴五曜連珠  
日月光玉弼未知文象異楊雄不解事形常掃除荆棘門庭廓度  
量全憑覲面商

死友

大江以尚公卿大夫知名之士略見其梗概間及屠沽博  
徒亦與之瀝血出肺腑相示是上極九天下極九圀終無  
若文虎履安之知我者士重知己豈以死生異哉呼之為  
死友贈以詩

詩文小技亦難知昔知詩文豈足奇竹馬藤鞭童子戲魯魚市虎  
老生疑白頭有恨終難示黃土無情更繫思若使兩公今尚在相  
從辨論足移時

亡友

半生此得意者有紅雲端硯宣銅乳炉遞出干戈盜賊之  
禍似可永保無恙矣頻年苦飢持易握粟實類卽郢才人  
嫁為廝養卒婦方深愧矣方諸陸萬兩先生之列彼曰死  
此曰亡死者不可作矣亡者猶美其或反也呼之為亡友  
贈以詩

茅屋頻將招隱吟何時唐子動歸心琵琶空奏明妃曲鴻雁徒瞻  
屬國音久阮鹽車悲老驥長依屠肆談佳禽故山風月正如昨宿  
火囊烟悵夜深

先友

先忠端公中臺時市宣銅數餅命蓋工型兩炉俗云古銅  
斯鑄者是也銅質固美流傳四十餘年煥乎其官鑄相亂

今亦亡其一先公手澤此遺僅此矣呼之為先友贈以詩  
高曾手澤散雲烟忽、頑銅四十年芳草詩箋香自吐堅金湯象  
鼎爭傳經過室國興亡事割斷塵根為惡緣獨立巋然灰劫外吾  
家故物惜青氈

畏友

賓筵酒語詩書垂戒無不以酒為不祥之物自醉鄉之徒  
其深知滔、天下無可如何欲惜此顛拂其心性惑亂其  
好惡吾則自治之不遑、問天下之是非乎愚夫莫解其  
深意僅效其惡德使橫目之民重增一陷阱豈非醉鄉之  
徒之罪歟後日有心之士能鑒其失有髡首逃禪之法謂  
人倫為俗緣世界為苦海修齊治平為外道一切皆虛勞  
煩惱惟恐脫去之不速若是乎避世之術賢于醉鄉之徒

達矣因而士君子靡然從之吾獨謂醉鄉之徒此破滅不  
過聖人之衣冠言動髡首逃禪之此破滅者聖人之心髓  
礼義也吾不能無此逃避然而擇禍莫若輕二者適從其  
在酒乎但吾沾唇輒擇呼之為畏友贈以詩

不須名士讀離騷自命都云有託逃怪我一身甘寂寞嫌他兩目  
自醺醺瓦盆青筍漁舟臥玉簪紅裙梁閣臺同是醉生兼夢死何  
如危坐鞋松濤

損友

患患難之少別剝飢寒之少煎逼少年頗情情之習洗刷  
畧盡何有于嗜好哉賤骸脆弱多痰善渴甘必飲茶數升  
甫可救病申來注本草者咸曰茶能損人予為力辨證其  
損人之故乃唐來月團和以香藥糖以油酪茶失其賤沸

湯失候以濁我之質攻人臟腑則其損人也奚疑若今之  
為茶者候其萌芽時其葉製此藏有法煖泉有程以人事  
之工巧哉山川清淑之氣故能驅邪沆垢融和榮衛以外  
達之經絡寒得此而溫暑得此而涼則其為益不為損也  
又奚疑于老葉粗梗采製而浥于雨露收藏而侵于風溼  
烹之以池水井澤之數者一游腸胃間是猶開閤而延盜  
賊豈復有損益之論乎予雖泊然滋味獨于茶犹不能牛  
飲鯨吸不辨精粗也甚且為老年之累呼之為損友恐不  
知者謂是第本草之舊故詳繹之系以詩

名山清淑氣披敷靈異難收草木芽植幹離奇穿石瘦抽芽遲銷  
割雲腴古來好異搜求廣老去貧家采辨殊終歲不嫌粗糲食汲  
泉汲敲火亦真愚

益友

事非閱歷即得之于書本詳之于傳述者皆不能親切而可信予遭生人之慘禍盜賊戎馬刀兵銀鏹靡不備嘗之每日共治烏木客俱臥起吐肝膈悶燥定幻實非人情物理豈能可圍者時限稟性下愚一蹶祇悟一塊土一棒祇悟一血痕連蹶連棒猶稍知懲戒而日暮途窮將若之何然要不云無益于予也微獨貧賤患難即治烏木客亦不可言非益友也贈以詩

平分患難其飢寒忽、浮生已半闌路險未知泉石勝風狂長厭海天寬會無獨鶴臨書幌勝有狐狸侍誦壇莫相擠相陷者于今都作誨予看

端友

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為此說其有表世之意乎  
上古聖人得言心為德見為事為功發于口語為言隨所  
施而異其名非云三者有差等可以分僉而汰折之也降  
至衰季聖人之道不可見于行事其所謂功者以威武劫  
奪行不義殺不辜君子恥之徒守此德託之空言庶幾後  
之誦詩讀書舉而措之事業又有不必有德賢其言以欺  
人者德也功也言也始破碎而不可合矣為之列其位焉  
首德而次功次言也者似乎不能成功未嘗把德之人  
之此處宜其卑下見擯于君子而何以不得志者爭為之  
豈碩果欲瓜欲得其種類以待他時之發生歟予生不辰  
妄希以言傳詩僅、學為文章虎豹皮毛山雞羽翰言亦  
書為靈光之滅誰復取而商榷之聖人之言具在策簡功

德並著虎子誠淫邪遁晦而顯作憂患學易小學既廢童  
子務于蹴踘六書弃而不講將何以為知言之徑作六書  
會通此非予言之也窺測聖人之言也窺測聖人之功德  
也其二氏百家援儒推墨者確乎其不同矣呼之以端友  
後之君子式因是而友予乎贈以詩

後先君子共心期莫信人欺反自欺千百年長有旦暮東西海迷  
共藩籬萬言蒙昧兒童事六籍壽張釋老詞河嶽日星難久晦為  
留一隙暫相依

小友

今之求友者不能得耄老人而事之亦必尋班白者以定  
交或十百千萬必有一二可信者若夫少壯之年與弱冠  
童子之屬其誦肝吮血不持寸血而得上覩下獲無陷人

殺人機穽吾故曰老而不仁者多矣未有少而仁者也  
然為而日已久其可從游者始也聞開相望繼也星辰落  
落今則絕無而僅有矣如載綿延數載童子皆少壯少壯  
盡班白矣寧復有十有千萬之一二耶吾能求之孩提之  
間以為肺腑心信乎子曰後生可畏先虛小友之席以待  
之預贈以詩

貧賤荒蕪子若孫傳經傳道與誰論一番乖冷推移過三代人命  
醞釀存雅在田疇仍不墮學成人識自同根伏生狀何必憂遲暮  
老發書倉授及門

嚴陵至新安道中雜詩

嵌碧裁丹綴小村蕭疎林木映朝曦橙柏美秋茶並芋栗香同曉  
桂論黃偏畸田喧鼠雀青生曲嶺隱雞豚奔流何必爭先後追述

終同到海門

武林望、萬山重。山麓行舟見萬松。水底峰出排兇嶺。雲中帆櫂出常叢。最臨流。目動龍吟樹。泊岸風腥虎探蓬。為問城隍都瓦礫。狂  
寄直跨女牆東。

一瓢一笠一枝篙。五舍難行百里遙。撥簇十洲浮水面。逶迤孤艇  
山上腰瀨。散聒耳。亂盡窰礫沫沾身。濺霓橋。不是程途嫌蹭蹬。已  
疑羽翮一雲霄。

臨陽客舍雜咏

初既成言悔。邇新空花點染。趁風塵聽人說。食飢生火愧我無衣。  
凍負薪。有犬有雞。還自累。非驢非馬。已為神閭君奚取。西江月三  
匝枝枯久寄身。

佛火霜風屢自熬。頭顱老大可憐生。雞駝羸馬三十里。數聽雞駝

四五更乞食何煩重借鉢登樓無地暫臨城雖然江水藍如染刺  
曲漢流亦自清

病眼迷離歟後奔幾何人壽淡清渾不求謁帝無煩鬼自樂為魚  
豈羨鯢市上吹簫伶日暮隣家數壁壓燈昏已知願大魔還大羊  
鹿牛卒莫漫論

夜長嘹唳聽飛鴻天末哀翁百病攻靈世名卑何用隱滋生險路  
實難通回思往事風中絮留得殘軀費下桐滌硯章江烏愁怨一  
時流水失西東

昏窗微影賴燈青垂翅徒思振羽翎鵬鶴在籠無高趣茅蘭入市  
表出簷百年自分藏頭子萬事甘為曲尾丁笑煞老生真潤暑同  
年同伴一囊經

附郭千家一炬餘遷民寥落細耕鋤丁男村落皆逃籍甲令街衢

若趁虛破屋插籬市有虎沿江挂網食無魚叩門到此殊難望吟罷新詩枕舊書

隻手難將鉄鉢擎羈柙回顧藉枯藤殘棋敗局灯偏暗淡墨書悵泪共吟凝身世漫勞旋磨蟻聰明自恃叩窗蝇天生長物真無謂百事都探百不能

贈省然禪師

省然本諸生有般名于庠序間誣坐長繫辨完得雪即弃妻子祝髮為僧時露其豪傑之氣相遇于臨陽笑談款洽贈以長句

露鼓雲鍾不偶逢依稀霜後發芙蓉牙磨野葛嘗三尺目捏空花暈幾重淡泊儒門投禿華清涼佛國卓枯筇改頭換面仍多累吾恐逃禪未可從

簡魏方公乞清謹堂程君方墨

每憶高斋風韻腴豹囊烏玉重璠璫草露恆恐迷離眼松葉何曾潤  
觥鬚暑疑程家高士致記年神廟薦人儲分來但覺多善莫  
管羣鴉費紙塗

閱澹歸語錄

澹歸名今釋故給諫金道隱也從亡西南其大節多可觀  
行朝嫉之以故戕道遂祝髮為僧意忘此自但成一領衆  
寡緣俗漢而已聞其通行堂集尤為濫惡不堪使道隱逃  
禪而不受原流不開堂管建豈非千秋義士即以若此為  
而無此語錄作彼供狀傳之後日或疑是雪菴之徒朦朧  
影响令人可思今則一誤再誤使前此之苦節雲扃烟燼  
不足觀也已天下之因好名而自改其名者皆澹歸之語

錄乎

神針補綴苦辛勤無縫天衣穩稱身感慨流連還故國趨炎附勢  
媚時人詩文撮合爛朝報凡例差排新縉紳畢竟西山採薇曲武  
成未可一齊陳

輟稿相尋愈失真諺將作手妙如神薰莸調得同心劑冰炭和來  
一氣勻滾地獅行無碍露出泥蟬蛻不沾塵搥鼓爛石枯江海我  
自名揚局、新

續耆舊卷四十

證人講社三黃之一

石田先生黃宗會字緒齋伯兄梨洲先生誌其墓

讀飄然集有感

興亡遺事若風過痛哭餘骸不絕何日一無端誅兩士空山猶有  
盡青歌

疾藜生

閏旱也孟夏不雨溪流盡斷兼訛言繁與言人之不從厥  
罰恒賜時則詩妖悞而書之

疾藜生偏荒土夜半車轂動如雨潮縮淨源濟成鹵遠巡轆轤觸  
双股煨燒首種驟萋敷挫枯椎莖獵鉗鉏疾藜生何撫、硫黃毒  
霧沸村聚上趾飛鳶下燭蒿火王暴烈氣鬱吐金因鉗口束却伍

華前條記侯正夏五蔭蔡生並于弩濕火焚巢墮白羽妖淫斷、起  
蟲牛山圯澤陷天而舖人骨為醢肉為脯蔭蔡生公勿怒邑有熊  
號廟有虎震泥淫、多麋鹿中原飄洗盡雁戶白虹千丈大如柱  
嗟我

嗟我多穷犹投鼠藏機不發竟摧牙病中心事死為伍醉裏生涯  
痴是家歲苦溪毛能作惡年傾顛髮盡生華折除歲月難回首獨  
把遺編對落

兵吳以來余益困華門不能撻捫逐劫採樵艱于自給捉拾見  
羞

投棄逐流意若何高天厚地一宜羅賤如桔槔輕能轉貧似甌厥  
屢易多朽質無成悲社櫟適時不遇類重蓑莫誇飢不忘天下昨  
日兒啼空飯籬

續耆舊卷四十一

蠶叟居四子之二

都御史高公晚築蠶叟居其家人倡和有四第曰寒碧亭長  
斗權曰冬青閣老斗魁曰蒙菴斗開石叟斗弼皆能以志節  
有聲遺民間而寒碧冬青尤稱碩往四十年以來高氏漸以  
衰替寒碧集不戒于火冬青閣集亦毀予采詩之後竭力求  
二公遺文不可得而寒碧尤為寥、良可慨也

高隱君斗樵字辰四學者稱為廢翁先生先生丙丁之際年未三  
十以諸生方盛有聲而忽奔之先生于御都史為仲第而其年  
尚亞于仲子武部互相師友戊子都御史父子俱蒙難先生其  
第旦中傾家救之當是時畧州滿天地荐紳家屬莫自堅其命  
先生幸脫其兄于死且矣而徧募俠客求解華檢討之厄然卒

不能得檢討從獄中謝以書曰僕萬無生理辜負且下及芾老  
血誠但此望者勿以仆故而從此杜門置國事于不問斯則令  
我沒而犹視者也兒子幸脫虎口尚稱弱稍成人即望且下為  
仆携之幕府卵而翼之以竟仆未遂之志先生得書慟曰息壤  
在彼吾安敢負良友末命乃經紀其喪而由是從事于故國無  
已其事秘不能盡信遂以此破其家晚年壁立瓶罄緼袍敝屣  
怡如也徜徉双湖之上擊筑高誦已而嘆曰人苦其夭吾自笑  
多此壽昔吾與萬武叔履安為八子之集挈弟旦中以往諸公  
相繼淪喪旦中亦先我去未幾而伯中中丞又逝及與王太常  
水功為九子之集從子宇泰實司社事諸公相繼淪喪從子亦  
先我去今慙遺一个矣是可為一慟也先生性不飲酒意思深  
長風度淡蕩發言皆有深致其詩亦如之古文簡貴有法時謂

先生氣爽如秋旦中心契如夏旦中自難就故隱不能謝應酬而先生蕭然屏絕一切旦中每語及先生振拱手曰吾兄真冥死之鴻吾愧之多矣初先生遠祖茶甘先生以城西寶岩寺為香火院門人供其遺像祀之旁有寒碧亭先生愛之因以名其集

先生之詩風調飽高滿腔哀怨而出之蘊藉有承平之遺先大父贈公嘗稱之曰辰四堪其唐之司空表聖分一座其古文亦然終年八十故其著作富于鼓峯數倍而今此存蕩然信乎詩文之信亦有命也

高隱君斗魁字旦中學者稱為鼓峯先生少有才江右胡給事夢  
秦知奉化縣見其行卷曰此忠孝種子也肩隨其兄廢翁遊詞  
場芒角幾欲掩遏之都御史自鄖歸疾曰吾出門時二弟皆孺  
子耳而今此造若此以國難棄諸生萬戶部履安曰自吾友陸  
文虎之亡甬上奄、乃復得之旦中先生負用世才雖因喪亡  
自放然不肯袖手是時江左諸遺民有患難先生為之奔走多  
此全活論者以為賈津節之風而都御史父子累瀕于死得以  
不死者先生之力尤多鬚長如戟談笑且頌一座江湖呼為高  
髯蓋先生本以王謝家兒遭逢陽九為韓庸之肥遯而心焚枝  
癯遂成剝季一流固非風塵中人所能識也初先生講學双瀑  
院中黃先生澤望謂其省悟絕人至是風波漸定慨然嘆曰乃  
公豈可老于游俠自今當謝絕人世由是一意講學其為詩初

廢翁相近已而交為弄兀倔强最後輸心于江門論者謂先生  
之人三變其詩亦三變庚戌得年四十有九病卒臨終賦詩有  
明月岡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之句先生兄弟十五人最  
友愛都御史在病中聞先生卒一慟昏眩竟日遂以不報梨洲  
黃先生序冬青閣集曰楊誠齋自序謂紹興壬午詩始變至乾  
道庚寅又變淳熙丁酉又變友人尤延之謂余謂詩每变每進  
今者矣未知能安否变又未知能進否宋景濂言詩非五美不  
可一曰大方二曰稽古三曰師友四曰吟咏之勤五曰江山之  
助予謂景濂尚少一悟以古人此能以累交者由于悟也今世  
之為詩侯淫于嚴羽高棅之論墮入鬼窟景濂之五美竟無其  
一何望其悟何望其交且中國明州八子之一也庚寅辛卯之  
間有所悟始有所棄其前詩為詩一变而變進未幾又交而進

戊戌己亥之間輸心于江門其悟日深其交而進日未有已旦中之才之高學之力年方未壯蓋其詩境不可量也夫詩必極諸體之變而自為一體則其一體始立予少從事于中原詩友之間為詩甚銳以患難荒落憫此心不為旦中此鄙是則予之幸也

先生雖以好義落其家然犹且以給饘粥會姚江黃先生梅木自亡命後無以資生五子諸婦因于窮餓先生念無可以振之者始賣藥于蘇湖之間以其此入濟之又不足則輟轉稱貸于人以繼之而晦永雅有書画器物之癖先生不特誠其家事且間致一二清供以娛悅之先生既弃藥以之輒能起凡人而生之于是求治病者遍于南國慈父孝子頓首候門徒御無寧晷而又兼以柳車襁壁之過從終日屹不以

為俸

先生其梨洲晦木澤望並稱莫逆晦木之子石門莊生之寮  
壻也莊生以是學道于梨洲學醫于先生共執弟子礼于梨  
洲尤恭莊生時已補學宮弟子慕諸遺民之民逆并之蒼水  
之死隱學之出獄莊生皆大有力焉然莊生負氣酒後時出  
大言梨洲每面折之莊生漸不甘及吳孟舉與梨洲共購神  
氏藏書莊生使其客竊梨洲以取衛從禘礼記集說王偁東  
都事畧以去未幾貽書梨洲直呼之曰某甲且告絕交浙東  
黃氏弟子皆大駭先生力為之調停而不得而梨洲頗下急  
深以生先不絕莊生為非其作先生墓誌遂有微詞莊生亦  
即出力而攻梨洲黃吕構難自此大裂莊生欲求所以抗梨  
洲者乃講朱子之學以詈湯明矣但梨洲未可輕議而于先

生則似稍褊莊生雖狂妄而于先生則有死生不相背負之誼未可以一概論也

隱學先生嘗曰鼓峯叔久遊茗雲間得其山川空清之氣深入詩脾故不染人陳言可謂善狀先生之詩者然先生之詩終得之學道之力正不僅江山之助也此著桐齋集冬青集予二十年前曾見之及石門文字之禍作先生後人不解事多訛殘滅予上下旁求僅得此奇零耳不且以盡先生之量也

續耆舊卷四十二

龔寶居諸子之一

高武部字泰字元發一字隱學、者稱為龔菴先生都御史斗樞長子也少負志節雅與華先生過宜王先生石雁善乙酉南都敘都御史守鄖功蔭一子先生未及授官而南都陷錢忠介公起兵先生請命于其大父盡輸家貲有以助軍乃以前蔭并敘贊義功超授尚書武部員外郎參東江軍事丙戌奉使還里門而東江又陷先生思泛海從故王以大父年邁不克乃日從事于田島之音塵四方之士趨島上必以先生為內主丙戌冬蠟書不戒捕入獄同事者以賄出之丁亥都御史自鄖歸時華王諸公方謀再舉兵先生與焉同議奉都御史以主軍期有日矣降臣夫已氏發之子是父子並入獄是役也岌、不可得免而

賓客又為行賄于大將以免于是先生之家盡落顧其志愈堅其節愈厲不以多難少隳也先生既往來海槎山寨間庚寅辛卯之交瀕死者又數矣雖賴賓客游俠之力然亦微天幸卒得生而都御史二第此謂辰四旦中二先生者其年皆少于先生好義敦尚名節互相師友亦互相奔走救援以自完一門遺民之盛為東南比未有更十年為壬寅島上降卒入浙東漸以中土義士姓名告以連逮數十家而先生為之魁已而詩禍又起先生復預焉于是長繫二年甫出甲辰又逮入獄受禍都御史于私家而先生子奕宣亦從入獄受繫時辰四為都御史覲案饒而旦中以此故先生者甚力然不得脫蒼水正命始漸緩次年賓客卒以賄出之方事之殷先生在獄中琴彈賦詩說經不改其素有仁和令者以憲囚至見而異之雨中使人載酒相吊

共坐風波亭上留春次韻時以為令亦賢者及得出初無喜色  
浙東之人相與語曰是所謂大孟浪者也嗣是山海四定小腆  
烽烟盡息先生雖終為梗化之頑而力無以施乃頽然自放其  
方外遊先生素不飲酒出獄後始學之遂稱酒人然其風格嵯  
峨不肯輕有交接遺民中有晚節稍委蛇者輒絕之故其心知  
之契王常博水功徐戶部我庸林評事荔堂周監軍自一毛戶  
部象來而外無幾也堂曰謝臯羽之為人尚矣然吾觀其主月  
泉吟社之席同社至二千餘人茲二千餘人者能保無失行之  
士在其中是則可以已而不已者也以王炎午之末路尚有慚  
德况彼二千餘人者耶聞之為之悚然董給事劾安從止先生  
匿其子士驥于家撫之如子勉以大義晚年輯雪交亭正氣錄  
十六卷蓋甲乙以來諸忠小傳也又南林評事評輯甬上正氣

錄八卷別輯敬止錄四十卷則肩上文獻掌故此萃也又有禮  
貫一書獄中所作也其詩曰野哭集懷游集夢園集知生閣集  
屏山集最後合之曰肘腋集嘗自言得年六十當死及六十竟  
無恙次年戊午無疾而逝自東江建國繼以滄洲又繼以林門  
吾鄉志士如雲然千層百折陟歷萬死未有如先生之固者而  
先生則曰吾以無日不在牢獄中也蓋其倔强死不變其可謂  
之大丈夫矣

甲申野哭

氣數從成不可論啼鴉忽復到中原方看社鼠氣初靖寧謂銅駝  
劫還翻宵肝惟難調玉燭起居何事歎黔薇垣固知誤國由君子  
天步甯無隆玉尊

赤子飢驅初紀科佩牛帶犢易拉摩收條長吏貪為從更誤元戎

撫實和委蜀固期匣虎兇突荆旋更決江河于今事後追疇昔痛哭何曾挽誓波

聖主沉寃壁上懸都因朋黨具金錢只論專閫推元老胡盡開囚釋罪員殿上頻煩親顧問穀中難悉暗機權即今殉國諸忠烈應有恫心到九泉

乙酉五月野哭

去年此際哭燕京猶憑王氣到金陵河北雖無靈武詔江南尚有建炎旌謂如救火焦頭額喜笑無乃非人情宮中徒自酣醺醉上相經綸惟貝玉先生銑案銅羣麼此日馳金車擊轂奈何聖主胸懷寃徒成罪黨彈冠局一二耆碩不敢爭片紙從中次第逐蝗蝻錄裡姓氏紛欲就碩俊興大獄可伶吏相一李綱好同沙屑着眼眶、遠出臨淮土列壁豺虎更莫當虛名空據崇牙上痛哭徒

然頻上章當年左師鎮楚甸只聞生奔不聞戰東兵乘勝賊兵零  
竄甲猶令心肉鷓鴣悲師避下舉朝驚謂是晉陽吳大難正愛白雁  
逼淮流更撒老熊遏內亂師行終過牛渚磯倉皇輒自奉行殿鈇  
騎南追風雨集前軍相持後軍變吁嗟乎瑋莽自吳漢十世亡秦  
只在楚三戶若使中吳能得佐何至胥沉甚大怒繼難白水恢卯  
金豈失丹陽延炎早五十年來蘊禍長天為神宗生福王幾度危  
疑謀奪嫡鄭家巨測干天常边疆官府叢鬼域二東交合恣譁張  
詎料一傳當世劫嗟及予罹其殃古來依仗多如此范、往事  
難重理欲問高皇兩御槍知應化龍乘風起

獄中和友人韻

此生壯志了無餘散髮狂歌久廢梳貧賤已拌前共棄姓名未晦  
我還疎荒齋讀易明憂患園室逢人盡顧厨聊自身安無可訴皋

陶諒必鑒平居

三月三日對簿歸即事

忘時忘日首徒搔坐對籐蘿土壁高只愧裁箋當友醜何知對簿  
供神醪覆盆羞學累囚訴垂索難禁獄卒嗔今日始驚春又去持  
筐滿路賣櫻桃

甲辰三月重入獄次晦木韻

當暑相離霜又新相思忽到自閑神單詞于我慚容喙片語須君  
可立身黃葉夢深華髮客青山寒共白衣人携來玉笛將誰識難  
遇知音涕滿巾

風波亭留春次韻

暫領春風湖上樓仍來此地苦淹留不忘農候聽桑扈因讀家書  
知麥秋穰李天桃寧有夢新蒲細柳總關愁直須隔世思忠武蔓

草離、菜園頭

三月十九日立夏

生平羞作挽春詩今日晴懷詎易知  
舉世渾忘食筍節遺民尚哭  
存櫻時虫沙射影悲何極  
鼠穴乘車夢正痴  
自嘆沾泥同落絮  
歷  
經多難至于斯

尋常春去人空老絮舞花飛別繫情  
試問閨人愁不語何如野老  
哭吞報草知靡態難辭死菜  
抱苦心亦自生風俗今朝宜  
豆飯徒  
增顏獎與同賴

先生古文最雄大畧皆辨亡之筆  
思舊之音願惜未見其  
集

續耆舊卷四十三

從亡諸公之一

錢侍御肅園字肇一，一字芥叟，學者稱為退山先生。忠介公第四弟也。以諸生豫忠介幕府，授推官。時名器冗濫，忠介力辭。子弟恩命不受，已而從亡。累官監察御史，岷崎海壇化南之間游，更百死。戊子，忠介卒于琅江。先生以諸弟入，劉公中藻軍助守福寧。己丑，圍急，出城乞援，未返，城陷。第五弟肅範死之。先生以忠介子起，恭從亡。翁州庚寅卒。于翁州辛卯，翁州又陷。先生栖泊山海之間。丙申，第九弟肅典以赴義死。時先生第七弟肅遵自江寧之師歸，已而亡命吳市，亦以佯狂死。而忠介尚無承祧者。其餘諸弟散走四方。先生嘆曰：吾不可以輕死，乃展轉患難中，為保全宗祀計。五十九歲始舉一子，子為忠介後。然先生家被

籍無一瓦之覆一塊之植不得已始出而索食客淮上入秦中  
走東粵及河齊靳公至淮重先生名延之先生忽不自得靳  
公知其意為築舍于外有謀則就之時人重先生之介而亦服  
靳公之賢每從海上歸徘徊四顧歷指當年營汛以示諸子失  
教痛哭而去先生為人和平敦厚初錢唐吳農祥貽書規先生  
不應以忠介之弟尚與時人往還先生曰良友哉及農祥出應  
詞科之荐門人請先生以喜報之先生曰士之出處各殊耳勿  
招人之過以為高也先生之詩其自甲辰以前皆不存晚年手  
輯忠介遺集及此著東村集遺命其子濬恭弗以示人予自京  
師歸濬恭忽奉先集來予驚喜濬恭曰先人之秘之者乃為悠  
悠之輩當非此以語于吾子因再拜令予定之且請予作忠介  
道第二碑銘及先生墓誌焉先生之詩或以董隱君在堂並請

之其矣遠在缶堂之上讀者當自知之

梨洲序先生詩曰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言詩此其前漢五美之論五相發明其生平飄零患難殫戶鯁人共其烟火人世富貴福澤之氣銷沈殆盡而後甘苦酸辛之味出非紅塵中筆墨也

諸遺民中詩之以情勝者莫如萬民部履安此外即推先生履安詩在丙戌之後丁酉之前故國尚有殘息故其詞未絕宣光倫敦之望先生則必存皆甲辰以後詩寄意更遠要其纏綿沁入人心脾則一也